

## 《读库》随想

2020年6月6日,星期六,《读库》举办了一场规模不大的直播场,这是《读库》的书房从北京搬迁至江之尾的南通后与读者的见面会。

《读库》创刊15年,一直秉持自己的风格,从装帧、设计到内容,甚至字体,都具有不可替代性。灰皮,很小字体的刊名(然而却恰到好处),非虚构,还有老六(《读库》主编),这些似乎是《读库》的标签,又似乎不是,因为《读库》根本不需要标签,《读库》就是《读库》。在阅读形式发生改变,纸媒渐渐被新媒体取代,还出现了什么融媒体、自媒体,读者的口味发生改变,喜欢快餐式、图片式阅读,刊物的发行渠道发生改变,出现了互联网销售模式,包括网上仓库、镜像网站、流量计费等方式,在这样山崩地裂般

的文化传播转型中,各大报刊纷纷突围再突围,融合再融合,大有不杀出一条生路不罢休的气势,而《读库》一直就在那里,就在原点,不迎合读者,不引领读者,至今仍然坚持自办发行。它与读者的相遇是自然生发的,没有任何操作任何介入任何设置,有的读者刚开始也许不喜欢它的风格,转悠了大半个人生,再次相遇,发现《读库》还是那样的样貌,几乎一点变化也没有发生,而此时却觉得是个老朋友,每一篇文章都是历史的一个片段都值得细品,也有读者购买《读库》却不是为了阅读,仅是为了起到装饰的作用,这就是《读库》的魅力。

15年来,《读库》只刊登非虚构作品,拒绝抒情,拒绝学术,题材宽泛,纪实,建筑,

□沈婵媛

艺术,文史,电影,甚至游戏,语言等皆可入选。文学作品历来注重言志抒情,现在还提倡创意写作,有些大学专门开设创意写作课程,这固然符合时下对文学对艺术的创新潮流的追求。但我们也需要这类非虚构作品,客观、理性地记录那些即将消亡的个人历史,打捞、收集那些即将尘封的时光碎片。经历了疫情之后,整个人类的精神版图发生了微妙的变化,那些克制而冷静的文字才更符合我们内心的观照,当下的表达。

《读库》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表达、叙述的方式,设计、创意的主张,也不仅仅局限于出版业的启示,当我们面对繁华景象大千世界不知该持有怎样的站位态度时,不妨想想,《读库》站立的姿势也很美。



露未晞

□崇君

□安铁生

是杜鹃啼的血染成的。唐代白居易《琵琶行》有:“其间旦暮闻何物?杜鹃啼血猿哀鸣。”李白《宣城见杜鹃花》有:“蜀国曾闻子规鸟,宣城还见杜鹃花。一叫一回肠一断,三春三月忆三巴。”宋代文天祥《金陵驿》曰:“从今别却江南路,化作啼鹃带血归”,都是形容哀痛之极的。明代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说:杜鹃“暮春即鸣,夜啼达旦,鸣必北向,至夏尤甚,其声哀切。田家候之以兴农。惟食虫蚕,不能为巢,居他巢以生子。”

清代通州诗人姜长卿《崇川竹枝词》里有句“寒食清明杜宇啼”,曹雪芹于《桃花行》中称“一声杜宇春归尽”。在8500平方公里的江淮大地上,至今能在军山景区听到布谷鸟的叫声,与军山南麓存有8.2公顷核心自然生态保留地有关,与1937年出生于南通的我国著名古人类学家、博物学家周国兴教授的不懈努力、南通人重视保护有关,与建立了“江海平原上难得的野生生物基因库”有关。让我们每个南通人,每年能聆听到布谷“块稻块花”的叫声,世世代代吃穿不愁;让我们珍惜这风水宝地,并将绿色生态的好环境长留子孙。

□孙同林

自觉有点不好意思,低头坐上了运粮车。

收割机转到了邻家地里。邻家来的是个中年女人,女人在附近一家工厂里打工,很能干的样子。女人跟收割机上的人谈妥价钱,便问是付现金,还是扫微信?最后,他们通过微信支付了收割费。我很诧异,现在的乡下人也很时尚呀,结账都不用现金了,哪里还有什么城乡差别呢?

中年女人一边看着收割,一边跟在外打工的男人微信视频,说:“你看看,今年小麦收成不丑,他们都说我家这两亩地能收1500斤。”男人在视频里说她吹牛,女人骂他,你说我吹牛,你自己回来看看啊。听不清男人在视频里跟她说什么,只听女人“啐”了一声,说:“麦子好了,我关了。你注意安全哦!”说着,朝站在一旁的我看了看,笑一笑说:“该轮到你家了。”一头说一头朝地头的粮车走去,等着最后一道工序——卸粮。

收割机上的粮食卸净了,小伙子走过来,对老太太说:“走吧,好了!”这就好了?老太太似乎有点不太相信,疑惑地瞧瞧收割机,又看了看大伙,

## “块稻块花”布谷鸟

天气慢慢转暖,麦子成熟到了夏收夏种的日子,我带着孙子兴冲冲去军山去玩。刚踏进大门,就听到高空中传来“块稻块花”布谷鸟的欢快声,我拉住孙子仔细倾听、抬头搜寻,直到声音远去也未觅到其踪影。

记得上次听到“块稻块花”布谷叫声是五六年前在苗圃,此美妙之间实是久违。这是我母亲和我儿时最爱听的鸟鸣声,不由十分激动又陷入了沉思。

回家翻阅贾涛根老师赠我的《百鸟千姿》,很快找到“四声杜鹃”,上面写着:“叫声为响亮清晰的四声‘呱呱呱呱’”,最后一声为降调,不断重复。常栖于森林及次生林上层。生性隐蔽,一般只闻其声却难觅踪影,在我市五山地带的空中边飞边叫时可见。”这就完全对上号了。

想起儿时每年初夏,在家中院子里都能听到“块稻块花”的叫声,母亲马上带不说话、停下烧菜洗衣等手中的事,专心聆听其声远去。母亲之所以不称“呱呱呱呱”而称“块稻块花”是有故事的。她说,过去最早来到南通地区的先民,在这水网地区吃穿困难很多,是

布谷鸟“块稻块花”的声音提醒人们,在这收割播种季节,一定要既种稻米也种棉花,即“块稻块花”才有吃有穿生存下去。确实,布谷鸟“呱呱呱呱”的声响与南通话“块稻块花”十分接近,而与《百科全书》上说的“快快布谷”差距有点大。由于中国地方方言多,也有将四声杜鹃叫声称为“快快割禾”“割麦插禾”甚至“切莫学我”的,我始终认为还是南通人上百年来称“块稻块花”的意境深刻、全面。

南通生物专家达少华老师在《鸟类的保护》一文中说:清乾隆《海曲拾遗》中记树莺的杜鹃,称前者为“报麦鸟”,说它“似雀而大,褐色,即呼‘锅里麦梢粥’者,人以其声为称名……布谷教勤于前,此鸟教俭于继”,这里的布谷即杜鹃鸟。(又称子规鸟、杜宇)由于布谷鸟“块稻块花”的叫声,每隔两三秒后持续且不断十分短促辛劳,古人称“杜鹃啼血”。据说还仔细端详此时杜鹃口腔上皮和舌部都为红色,古人误以为它啼叫不断弄得满嘴流血的,凑巧杜鹃鸟高歌之时,正是杜鹃花盛开之际,人们见满山杜鹃花那样红艳,便把这种颜色说成

## 麦收小记

土地流转以后,我家就没有田种了。每到收种季节,我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人家忙活,自己袖手旁观,当一个局外人。当惯了农活的人,对季节很敏感,每到收种季,便手痒痒,不劳动觉得有点不习惯。

岳母去世后,丢下一亩多地的责任田,我便把它接了过来,于是,我又重操旧业,当起了“农民工”。

岳母家的地夹在几个农户的田之间,一个狭长条儿,只够收割机跑四五个来回,收获时节,得跟邻居协商好,相互预留电话,他们收我也收。

麦收那天上午七八点钟光景,接到电话,说收割机来了。

我连忙开车回去。来到地里的时候,一台大型收割机正在割邻居家的麦子。这是一台叫“沃得”的乱草收割机,机器后面的麦秸草喷得尘灰洋洋。

几家等着收割的农人站在地头上,一边等一边闲扯,他们在谈今年的季节,谈麦子,谈天气,说这老天真够借势的,这些天一直都是好天,是个好“收拾场”。接着,又谈起今年春天遭遇的那场疫情,一个个感叹自己命大,终于闯过了病毒关,平安无事。又说还是国家

## 自封的乒乓甲级队

□寒江雪

学校这么大,竟然放不下一张乒乓球桌。

一年之前,在十楼,我们还打过几场乒乓球。后来,学校要装修,乒乓球室被占用。于是,我们就和乒乓球再见了。

一个月前,几个男老师再三和我说,要找个地方放一张乒乓球桌,重新动起来。我观察了数天,终于找到一个角落。这个角落既光亮,又宽敞,是打乒乓球的好地方。我从抽屉里找出乒乓球拍。一年不打,胶皮边缘都破裂了,灰尘粘在上面,都擦不干净。

陈武术家既是武术家,又会踢足球,还会打乒乓球。他老婆学生时代曾经是南通市乒乓球冠军。他就跟老婆学了几招,还使了长胶怪招,回过去的球总要触网。我是他的老对手,熟悉了他的招数,所以,你来我往,一抽一挡,打得眼花缭乱,给人的感觉似乎水平很高。其实我们知道,遇到真正的高手,我们就是软柿子。

陈胖子的弧圈球确实厉害。他除非拉不到弧圈球,拉到的话,接到他的球都能感觉球拍被冲击得把握不住。有几次打在我的胸前,而我恰巧又脱了上衣,一瞬间,胸前便留下了一个红点。直到第二天,红点还没有消失,可见力度的强劲。每当拉到一个球,他就得意地笑,笑得特别可爱。一边笑还要一边跳,一边跳还要一边炫耀。

黄帅哥是名副其实的帅。胳膊上的肌肉都呈疙瘩状地隆起。小伙子练就了一身童子功,削拉抽弹,样样精通。我不是他的对手,但我喜欢和他练球。五六米远的弧圈球拉起来时的那种快感无与伦比。也只有他才能把球送到我的手边,让我舒舒服服地把动作做到位。有一次我竟然拉到了八个弧圈球,快活得哇哇乱叫,真的是老夫聊发少年狂。每次比赛,我和他另立规矩,三局胜一局,我便算胜利。打球是有瘾的。我们都上瘾了。下班之后,不打几场回家,浑身不舒服。

后来,打球的队伍壮大了,从三五个发展到了十多个,只要有点三脚猫的都来凑热闹。于是,我们就另外找到了一个教室,可以放三张乒乓球桌。这些人自动分为甲级队、乙级队。乙级队的人比我们还要上瘾。俞哥尽管年纪不小了,但大家都叫他俞哥,第一次打球,没有做好服装上的准备,热得不行的时候,干脆就脱下长裤短袖,露出白花花的肉,只穿一条三角裤打球。我们都哈哈大笑。他也不管,打得专心致志。我故意放起高球,稍稍带有一点

点的侧旋,他往往就要扑空。于是,他就一边打,一边自言自语地说,怎么回事,怎么回事。后来,他就带了一条西装短裤,把腰高高挺起,都快要到胸口了。但他根本不注意这些,打球就像他搞科研一样,特别专注。

老张也喜欢脱了衣服打球。身上只见骨头不见肉,数根头发飘飘洒洒,反手弹正手拉,潇洒至极。一看他的动作,就知道他曾经练习过。但因为长期不活动,手脚不协调,要在我们几个甲级队员身上沾点便宜并不容易。但他敢拼敢杀,有时状态不在的时候,还真的要吃他的亏。他有了一点自信,就主动向我们挑战。有时我们还真不能给他机会。

我们几个轮流杀了一圈之后,还觉得不过瘾,也觉得技术似乎有了一点长进。于是,找到乒乓球绝顶高手秦女神。她是乒乓球教练。前年我和她打过几局,输得惨,都不好意思提起。大家说,要找她较量一下,看看我们和她到底有多少差距。她瞧不起我们,不愿动手。陈胖子就说请她吃早点。她说早点不要,要么就吃大餐。陈胖子为了大家的利益,就慷慨答应,终于把秦女神请到了乒乓球室。

大家给我面子,让我先打。我使出全身功夫,但在秦女神面前,一拳打在棉花上,一点都没用。给她三两下,就横扫两局。她丢给我一句评价:老样子,没有进步。气死人也。我灰溜溜地下来后,陈武术家上阵。也给她横一削竖一抽,一眨眼的工夫,赢得声息全无。她送给武术家一句话,别用长胶,再用一辈子也没有进步,让靠怪拍行走天下的武术家心里不爽了好几天。陈胖子上阵,反正输了,他就豁出去了,所以也打得虎虎生风。但结果也是一样的。秦女神说,你动作规范,会战胜他们的。陈胖子因此得意了十几天。后来,他果然小有进步。

最后,我们的帅哥出马。我们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他的身上,希望他能为我们挣一点面子。满以为他最少能三局胜一局,哪知道,他的下场不比我们好一丝半点。在秦女神面前,他就像被捆住了手脚一样,原来的虎样变成了熊样,十八般兵器都试了一遍,竟然对秦女神毫无办法。最后,只好垂下了高贵的头。

从此之后,我们这个自封的甲级队伍找到了努力的方向,坚持不懈地继续练习,期待有一天能打遍全校无敌手。唉,这个目标也太低了。

## 老柳树下的“洗澡堂”

□姜连生

许家西河边靠北面有一棵老柳树。据说是原来这棵老柳树长得又高又大,后来被虫蛀了,一次大风把柳树的上半身刮断了,慢慢地从断处又长出几根新枝,但始终没有长大,不过仍显得生机勃勃。

南面有人家的河沿上都长满了密密的芦苇,河水深浅不一,河底又尽是烂污泥,只有到了老柳树这块河段,河两岸没有一根芦苇,连水草也没有,无人家淘米洗菜及倒污水,河水十分干净,且河床平坦,又是硬泥,河底没有砖头、瓦片、玻璃和树枝等杂物伤人,河面又不宽,仅十五六米,河水也不深,河中间最深处也只有一米六七,到高个子的下巴,而且朝北再没有一户人家,是一个天然的洗澡堂。

每到立夏前后,我们就开始到这里来洗澡,一直要洗到白露和寒露之间,整整五十多个日夜,天天晚上河里都有人洗澡,即使落雨也是如此。洗澡人多时十来个,有老有少,大部分是我们这些“讨债鬼”,少时一二人,我是自始至终坚持天天到的常客,又是第一个下河最后一个停洗的人。反正从冷得格格抖时下水,再到冷得格格抖时上岸,一些邻居笑骂我是“不怕冷、冻不死”的人。

我五六岁时邻居大哥就教我学会了游泳,后经不断锻炼成了游泳能手。我不但会狗爬式,侧游、仰泳及潜水和浮水都会,而且速度快,耐力好,几百米宽的通吕运河可以一气游两个来回。尤其我浮水的功夫更好,满满一篮羊草或一二十斤重物双手举在头顶上,两脚用力在水下踩动,靠身子摇动前进,跨过一二十米宽的河一点也不问题,不会湿一滴水。因为我的水性好,小伙伴们跟我一块洗澡,他们的父母比较放心。

我五六岁时邻居大哥就教我学会了游泳,后经不断锻炼成了游泳能手。我不但会狗爬式,侧游、仰泳及潜水和浮水都会,而且速度快,耐力好,几百米宽的通吕运河可以一气游两个来回。尤其我浮水的功夫更好,满满一篮羊草或一二十斤重物双手举在头顶上,两脚用力在水下踩动,靠身子摇动前进,跨过一二十米宽的河一点也不问题,不会湿一滴水。因为我的水性好,小伙伴们跟我一块洗澡,他们的父母比较放心。

晚上一年到头都吃粥,很少吃饭,晚饭两三碗粥进肚,早已浑身是汗,放下碗筷,便急急忙忙往“洗澡堂”里跑。我们去洗澡不是要干净,而是图凉快,去玩玩游戏。

来到河边,往水里一跳,多痛快啊!湿了身子后,抹掉脸上水,看看到了哪些人。有大人先到的,叫上一声打个招呼,就互相说说话。有小伙伴先到的,马上就玩一种叫“鱼鹰捉鱼”的游戏。这种游戏很简单,但挺有趣。就是有人当鱼鹰,有人当鱼,鱼鹰要捉鱼,而鱼要不让鱼鹰捉住,就要逃命。谁当鱼鹰,谁当鱼,用手心手背来决定。先做准备工作,待鱼逃到一定位置,他讲开始,鱼鹰就开始捉,连捉三次,三次之内捉住鱼,按原角色继续玩,如三次捉不住,就要对换角色,鱼变鱼鹰,鱼鹰变鱼,一直如此循环下去。获胜者既要水性好,水面上游得快,让人抓不到,水下潜水时间长,让他无法抓你。比如他在水下憋气不如你,就得浮上来换气,你正好逃掉。又要有灵活性,讲点战略战术。比如在水面

这条河与通吕运河相连接,通潮水是条活水河,潮涨潮落,河水十分清爽,口渴了,喝上几口也不会肚子痛。每次涨潮之后,河面宽了许多,还带来了不少游水蟹,它们不钻洞,伏在河底下,脚一踩上,一阵毛刺刺的,这时站住不动,慢慢蹲下身潜进水里,一只蟹便抓上来了,谁要就送给谁。

天气实在很热的时候,也会有一两个女孩子在家里人的陪同下,拿着木桶或木盆盖当救生工具来洗澡。由于互相都熟识,有时便开玩笑,偷偷潜水过去拉她的裤脚管,她马上会吓得尖叫起来。当露出水面看清面孔后,又会笑着骂声“少死鬼”!这时我们就开心地游走了。

等我上了高中后,由于早去晚归,夏天吃过晚饭仍坚持每天来这里洗澡,不过那种游戏不再玩了,便加入到大人们说话的行列。洗完澡,在老柳树下换好干净短裤,穿上木拖,吹着凉爽的河风,听着脚下一阵阵有节奏的响声,感到十分清凉和轻松。

记后诗曰:一棵老柳一河塘,天然游泳好地方。人间他乡各有趣,我爱我的“洗澡堂”。